

清泉石上流

□ 撰稿 | 曾念群

观影《云上的云》，脑中一度闪现顾晓刚导演的《春江水暖》，二者都是萦绕的氤氲诗意，皆为当下电影创作清流。

上来就拿法国《电影手册》2020年度十佳影片第七位的《春江水暖》作比，对跨界当导演的李玉刚来说有捧杀之嫌，然影片沁透的那种克制与清新，不仅放眼全年商业市场鹤立鸡群，在今年的艺术片里亦如锥处囊中。

说《云上的云》乃电影圈一股清流，不仅是对躁动的业态而言，作品内在气质也是如此。以吕星辰饰演的秋拾为例，本就是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。电影中，婺剧对秋拾可谓“赤泉给我饮，员丘足我粮”，无奈“高峡出平湖”的时代，曾经“高山流水”的婺剧被截流了。作为民族及戏曲艺术的执灯者，导演李玉刚并没有为婺剧唱挽歌的意图，而是以秋拾为载体，最大限度地挖掘、重塑婺剧之美。要说李玉刚没有为己及人，怅惘民族艺术复兴之心路，那不可能——但他更多是作为一个传统艺术的拾遗者，用“间关莺语花底滑，幽咽泉流冰下难”的细腻，徐徐打开一方水土的人文画卷，让观众自己去嗟叹婺剧之美。

作为一部弱情节的文艺片，程青松的编剧如“岭树攒飞棋，岩花覆谷泉”。三段式的讲述里，秋拾的部分上来就是父亲突然离世与婺剧场拆除，丧父之痛与失业危机的双重打击。文本并没有着墨于父亲之死，也没有过多刻画离别之殇，甚至连葬礼的呈现皆无。人世无常，事业和亲情皆如是，往往来不及告别，精神世界突然被抽离。秋拾的执念，无外乎要补父亲一场“告别演出”，而选择在父亲意外去世的采石场建新剧场，在外人来看，荒唐而不切实际。



恋人青云段落，代表的是常人的困惑，或说世俗的种种。青云对秋拾的爱，无可挑剔。他远在深圳打拼，为的就是能给秋拾一个好未来；秋拾有难，他第一时间赶回；秋拾不走，他毅然选择留下。这样的暖男，秋拾怎能辜负？然而青云赶回来的第一场戏，编剧就暗示了这对恋人的结局——秋拾的心就像她家的老门，已上锁。青云对秋拾的不解，正是常人对秋拾的困惑，放到现实中，没有人能理解秋拾倾家荡产，非要在采石场盖戏院的执念——尹尘除外。

师兄尹尘的段落，是精神守护。导演李玉刚并没有给自己饰演的尹尘加戏，而是把更多的镜头留给了我见犹怜的秋拾。尹尘始终未对秋拾流露爱意，哪怕是在第二段青云的观察视角里，其三角关系也似是而非。尹尘对秋拾的守护是默默的，对她的支持却毫无保留，甚至变卖房产来实现秋拾采石场的舞台梦。个中情愫，你可以说是爱的守护，也可以说是对同行由己及人的恻隐使然，毕竟，秋拾是他选拔、提携、培养起来的，是他舞台梦断的精神延续。也许正是师兄这份不能承受的守护，成为秋拾不辞而别的最后原因。至于秋拾走了是否归来，选择谁做情感的落脚，那是商业片要纠结的问题，文艺片更倾向留白。

故事看上去是关于爱，其实是满满的乡情与乡愁。古人的乡愁是“仍怜故乡水，万里送行舟”，现代人的乡愁则多了一重文化的割舍，有时候你明明还在原地，却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，甚至“物是人非事事休”。好在李玉刚没有当作悲情故事来讲，转而追求另一番静听泉流的意蕴。故事中萦绕的氤氲诗情和画意，可谓“时间鸟语，处处有泉声”。

